

本期周报导读:

一个俄罗斯家庭的修炼故事(第二版)。

历经七年走出地狱门

—— 刘大菊自述遭受的酷刑种种(第三、四版)。

老兵节大游行 法轮功受瞩目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八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国旧金山老兵节大游行（右图），受到主办者和观众的欢迎。当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办者高声介绍说：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为世界上千百万人带来了健康的身体和宁静的心灵。法轮功不收取费用，义务教功。游行组织者雷内表示，他总是热爱法轮功的队伍，法轮功乐队的演奏令人震撼，他们的花车非常美。游行总指挥官黄国仁说：我们的社区欢迎法轮功学员。非常高兴他们能来。◇

选 择



【明慧网】在人生的岔道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先秦战国时，有杨朱临路而泣的典故，杨朱走到十字路口就犯难，不知何去何从而哭泣。这个典故告诉我们选择的重要。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已被中共的军队包围，国民党用飞机空运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第一批。他的儿子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对

他说了很有名的一段话：“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固执己见，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飞机离开。

北京被中共占领后，胡思杜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中共政权肯定。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并顺应要求，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还写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胡适知道后说：“我们早知道，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后来胡思杜被打成“右派”，精神崩溃，留下一封满纸辛酸的遗书，自杀身亡，这一年他三十六岁。

在那个年代，很多海外专家学者满怀热情地选择回到祖国，而等待他们的却是

■中：胡适；左：长子胡祖望；右：次子胡思杜。



运动斗争、凌辱和杀戮。老舍应周恩来的邀请回国，在一九六六年受到野蛮批斗，后来自沉于太平湖；陆洪恩是从国外归来报效祖国的著名音乐家、上海交响乐团指挥。他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还因言获罪，在自己的祖国被杀害。

纵观历史，选择中共，就选择了黑暗和凌辱。中共在窃取政权后的六十年里，靠谎言和暴力统治，发动各种运动，据统计至少有八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今天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百姓。它已是恶贯满盈、令人神共愤。无论是中外流传下来的预言还是今天的种种天象，都昭示着现在已经到了清算其罪孽的时刻。天灭中共，是天意天象，人只有顺天意而为，声明退出党团队，才能抹去“为其献身”的毒誓，从而得到神明的庇护，幸福安康。

今天，每个中国人再次面临着选择。六千多万人已经作出了明智的决断。一个简单的决定，可以得到心灵的解脱、得到上天的庇护，何乐而不为呢？应该觉醒了。

（文／大路）◇

北京副市长在台北收到追查通告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消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十一月三日参加台北京台科技论坛时，当面接到法轮功学员递送的国际追查通告，并被告诫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

据明慧网报导，吉林任北京密云县委书记、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及后来升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参与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将大批当地大法弟子送进劳教所、监狱。今年年初又指挥了北京的大抓捕行动。最近被迫害致死的北京法轮功学员案例：四十五岁的杨小晶在中共当局长期骚扰、恐吓与残忍迫害中，于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凌晨六时含冤离世。其丈夫、法轮功学员曹东是一位法语翻译，至今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天水监狱。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的十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326名能核实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一个俄罗斯家庭的修炼故事

文/安德烈·萨罗达琴科 (图左二, 本文写于二零零六年)

【明慧网】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已经九年了。这个修炼之家包括我和妻子、女儿、孙女、孙子还有妻子的姐姐、姐夫。

●寻找回归之路

为了找到修炼之路, 我们看过许多修炼的书和练过多种气功。但是在漫长的寻觅中, 这些没有让我们发生任何实质的变化。

一九九七年春天, 我第一次在书局看到《法轮功》。顺手翻了翻, 以为又是一本一般的气功书, 没在意放还原处。过了几个月, 九七年九月, 我和妻子在一个地铁入口处看到了法轮功录像班的信息, 我们立即参加了这个班。

从电视机荧幕上我们看到了师父。他和我以前见到的那些“气功师”都不同, 那些“气功师”总是无精打采的样子。而我们感到师父全身放射着强大的能量。特别是师父的讲法, 法理深奥又通俗易懂, 感到特别亲切。第二堂课我领我的女儿也来听。我们终于找到了纯净的宇宙真理——法轮大法。

●修炼的神奇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发生在我们家的真实而又神奇的故事。在开始修炼之后的九七年十一月, 我曾遇到过一次车祸。我的汽车已经毁坏得不能再修复了。以我一个有经验的司机来看, 遇到这样严重的车祸, 我能活下来是不可能的。我还记得, 当我从完全扭曲的破车里爬出来时, 我非常平静, 第一念就是: 师父救了我。当时我只擦破了一点皮。

修炼前我女儿身体很不好, 让全家操碎了心。可是让作为医生的我感到惊奇的是: 每看完一讲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 她身上不是这痛就是那痛, 但每堂课下来疼痛就都没有了。此后不久她去医院检查, 结果是: 以前的病都神奇消失了。

我妻子修炼法轮功三年后, 许多折磨她的疾病也都痊愈了。开始, 当一种难以忍受的病痛严重折磨她的时候, 她每天除睡觉外, 就不断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几天后她的病奇迹般地消失, 至今没



有再犯。妻子的性格和脾气也象变了一个人, 对人和气了, 再也看不到她和别人争吵, 更多的是宽容和理解。

对我们来讲, 法轮大法要求的提高心性, 也体现在生活中。一天, 我们家搬来了一对年轻的新邻居, 从那时起宁静的环境被破坏了。他们整夜地用高音喇叭播放音乐。一开始, 这勾起了我们的心, 但是冲他们喊叫或叫警察来制止, 都无济于事。后来我和妻子明白了, 我们是炼功人, 要用慈悲、善念来对待。我到邻居那里心平气和地同他们谈话, 启发他们善的一面。他的善念在苏醒, 一次他向我道歉, 还说我们都是好人, 他很尊敬我们。在宽容和善的力量感召下, 两个年轻人开始约束自己。最后扰民行为停止了, 他们和邻居也能友好相处了。

我们的小孙子两岁, 他很淘气, 但每当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时他立即静下来认真听。我的岳父已九十二岁, 他虽然炼功法动作有困难, 但他可以读法轮功的书, 并支持儿女修炼。他经常在师父的法像前祷告: 谢谢您, 师父! 是您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

九旬父亲立法院陈情 营救上海女儿

十一月四日上午, 台湾立法委员田秋堇主持“营救台湾人的女儿”记者会, 为九十一岁桃园县民李善桢, 营救在上海的女儿李耀华和外孙女张轶博。李耀华母女因修炼法轮功, 已被上海徐汇区公安分局非法关押五个多月。

李善桢哭诉, 女儿李耀华 (六十三岁, 香港籍) 住在上海, 患有先天严重脊椎 S 畸形病, 经常疼痛, 病情严重时下肢局部瘫痪, 不能行走, 不能提重物。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不久, 全身病痛全部消失了, 如今却遭上海公安非法关押。他担心李耀华已届更年期, 容易因脊椎错位造成下半身瘫痪。被关在看守所



图: 李善桢老人哽咽地说: “请伸出援手, 救救我的女儿, 不要让她每天受到凌迟和折磨。”

五个多月音讯全无, 不知是否遭到酷刑, 令他忧心。

李善桢的外孙女张轶博, 廿九岁, 硕士毕业, 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 任上海西门子通信公司财务经理, 受老板重用。

李耀华远在洛杉矶工作的儿子张轶渊, 在数月间拜访了一百七十多位美国议员, 获得部份议员的支持和协助。张轶渊也聘请了北京律师, 律师向徐汇公安分局提出会见李耀华, 却遭到拒绝。

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 李善桢和张轶渊祖孙俩分别从上海和洛杉矶回到台湾, 寻求陆委会、海基会、法务部的协助, 并获得多位立委的关切。李善桢恳求社会各界, “请伸出援手, 救救我的女儿, 不要让她每天受到凌迟和折磨。”

历经七年走出地狱门

——刘大菊自述遭受的酷刑种种

【明慧网】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大法弟子刘大菊，今年五十六岁，在修炼法轮功前患多种疾病，九七年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从一个病秧子变成了什么病都没有了的健康人。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刘大菊在二零零零年被中共警察劫持，非法判刑七年，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

下面是刘大菊叙述她所遭受的酷刑种种：

非法拘留、罚款

九九年七二零以后的一天，镇长孙立志、派出所教导员刘曙光及不知名的公安二十多人，气势汹汹闯进我家翻箱倒柜，抢走我的大法书籍和我家做生意的资金。我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修炼后我如何从一个多病缠身的人，变成了一个身体特别好的人。他们不听，于是我去政府找官员、去派出所找警察讲真相，跟世人讲真相，为此我被拘留十五天。与我同去的同修肖艳被关押二十天。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去北京证实法。刘曙光领洞口公安坐飞机追我们，六月一号下午在天安门广场找到我们，把我们送进邵阳宾馆办事处，一个星期后把我们关押在洞口看守所。第二天女所长蒋关莲对我们二十多人搜身，搜抢去的钱数不一，我被抢走五、六百元，肖艳被抢走一千多元，都无收据。蒋关莲对大法弟子使用站铐、吊铐、双人铐、跪、蹲、站马步、关禁闭、罚站、皮鞋踢、拽头发撞墙、打耳光等手段折磨，又把我非法送往邵阳第一看守所，把肖艳关进第二看守所，又逼迫每人交“押金”三千五百元，没有任何收据。

八、九十斤重的脚手链、铁砣

二零零零年十月五日高沙派出所的刘曙光于早上八点闯到我家服装店，花言巧语把我骗出门，随即就把我押上警车，非法关入洞口看守所关押三个月。后又把我转往邵阳看守所二所，两个月后又转往绥宁看守所。

这个邪恶的黑窝大门口两边就设有一个专铐人用的铁铐和铁砣。因我拒绝“转化”，坚持自己的信仰，三天后被铐上八、九十斤重的脚手链、铁砣。四天后警察对我提问，要我写“保证”。从号房到提问室足有一里地远，途中还要过几条门木栏，沉重的手铐铁砣使我寸步难行，已四天没给我吃东西了，这一里路我都不知用了多长时间。就这样折腾我二十一天，重刑下我昏死过两次，原本体重一百三十六斤的我只剩了六、七十斤，是原来体重的一半。

被非法判刑七年，被劫入长沙女子监狱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七日洞口看守所把我拉回去非法开庭，认识我的人看到我都哭了，说这人怎么被折腾成这个样子了？！

所谓的“判决书”上说我“扰乱社会秩序”，对我非法判刑七年。九月八日我被送长沙女子监狱。在入监队科长办公室，监狱长赵星云（男）问我是怎么进来的，我说：“被迫害进来的，学真、善、忍做好人没错，我的身体就是铁证。按真、善、忍做好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赵又问我“天安门自焚”，我说那是构陷大法，诬陷师父，那都是假的，

是江泽民团伙为镇压法轮大法自编自导的丑剧。

被吊在厕所窗子上十五天

两个月后把我关进最残酷的警服厂五小队。主管警察邓清群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写“保证”，我不写。他们就打我耳光、罚站、皮鞋踢踹、背铐罚站十五天。我向狱警们讲真相，告诉她们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理，她们不听。她们把我吊在厕所的铁窗上，寒冬零下十几度，打开窗子让北风吹我，我的全身被冻的又肿又亮，双手的手铐卡进肉里很深，红肿的双手盖住了铁铐。当打开铐子时我已经不会动了，倒在厕所的臭泥汤里。就这样我被吊在厕所的窗子上整整十五天。当我被放下来时，手在背后拿不下来了，过了很久才挪下来。两手在很长一段时间拿不了东西。我被关在警服五队受迫害长达半年。

二零零二年新办了一个所谓教转队，主管警察李春辉把大法弟子们集中起来，挑选了一些有点文化的经济犯代替恶警监管大法弟子。我们的人身自由全无，就连大小便他们也寸步不离的看着。配合邪恶的可少干活，不配合的干的活要多五倍。我们被强迫捶西瓜子，每人六十五斤，即使二十四小时其它什么事都不干也无法完成规定的数额。

电击、殴打、体罚

由于我们不配合邪恶，恶警敖芹和帮凶朱新元把大法弟子易建华铐在走廊栏杆上，把包成英的右手拧断，把贾翠英双手反铐铐“背剑”。“背剑”即一只手从肩上往后背，一只手从下面往后背，两只手根本无法连到一起，他们硬是往一起拉。朱新元也硬是被他们把两手从后面铐在一起，把我铐成一个大字面壁站着，用电棍电我。

恶警敖芹是第一个用电棍电我的人，她电我的脸、嘴、手，并叫那些刚进监狱工作的女警周灿、郑芹和两个姓曾的学着她的样子轮番电我。贾翠英的手一会就肿的又红又亮。她是吉首人，被迫害的最严重。到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她被酷刑折磨的奄奄一息了才让她儿子把她接回家。没几天贾翠英就含冤离开人世。

四月十九日晚十二点，恶警队长选出的两个打手袁小红和刘××，把我喊到教育堂，恶人用膝盖狠撞我的空腹。因我已有好几天没吃饭了，痛得我昏过去。接着她们用布裹住我的头往墙上猛撞，俩人用拳头狠砸我的头，我嘴里流着血。我怕弄脏地板就用卫生纸接着，叫当时值班女恶警罗坚、罗辉看，她们装着没看见。住在二零一房的刚入监的大法弟子听到撞墙声，跑出来喊：“不要打好人，她是法轮功！”第二天早上黑板上写着：管闲事扣二十分。往后再听到撞墙声没人敢说什么了。

每天早五点强迫我到球场跑几百圈，我跑不动，恶警袁小红和刘×拉着我跑，跑累了就面壁大字形罚站。我每天看到在五楼窗子上吊铐着一个大法弟子，那是关在警服小队的莫小艳。她因在教育堂制止恶警污辱大法，维护大法，遭到三四个男恶警用电棍打。他们电她的脸，致使她嘴里鲜血直流。（接下页）

（接上页）“背宝剑”铐、悬吊

五月五日，因我不穿囚服，恶警田科长命令给我铐背剑铐，恶警朱新元领着七、八个恶人硬将我铐成背宝剑铐，再把我悬吊在走廊顶上。铁铐锁紧我的脖子，使我气血不通，两手肿的象面包，脸色煞白，姓田恶警见此情景害怕了，马上打手机，命特警快速赶来，男特警连续拧断了两个钥匙，也没有打开铐子，他们只好赶快把我先卸下来，用了第三个钥匙才慢慢打开铐子，可我双手叠在背上下不来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挪下来，但很久两臂和手不会动。

六月份一天，全狱三千人开会，正、副狱长公开污辱师父，污蔑大法，我们站起来护法，站起来一个就铐一个，张亚伟（株洲人，六十多岁，高级工程师）、何丽佳（常德人）、廖翠（岳阳人）、严红（长沙人）和我，我们五人被铐起来送男禁闭室。这禁闭室四尺宽两米长，又黑又臭，蚊子多的象专门养了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一样。张亚伟被叮的全身红肿发高烧。我们被关了一个星期后才放出来。

在教转队半年后狱方又把我们转到中队，警服五队不要我，把我调到警服三队。据小警察说是监狱长赵兰跟主管警察李文辉说好去警服三队的。去后他们叫我写所谓“保证”，我不写，又把我反背铐十五天。

“捆绑服”、毒打、吊铐

二零零四年六月的一天，天气很热，恶警野蛮的给我穿上很厚的捆绑服。所谓“捆绑服”，顾名思义，专门用来酷刑折磨大法弟子用的。衣服上有十二个铁圈，每个环上有十二条一米长的带子。恶警把我双手倒背后，袖口各有二条长带穿进肩背的三个大铁圈，胸前九个大铁圈、六条长带子，把我全身捆绑起来九天九夜。

二零零五年五月三日又把我转到教转二队。六月七号晚十二点值班恶警刘春琴发觉我正在看经文，她从窗口猛一翻上了我的床，妄想夺走经文，我把经文吃到嘴里，恶刘一边打、一边大声喊着“一定要抓到证据”，监守看我的人李永娥马上起来，这时监房十多个看守人都起来拳打脚踢，用膝盖撞我的肚子。黎小平是监室学习组长，抓着我的头发乱撞，张丽是中队的生产纪委，拉着我的手，刘用手撬开嘴，抠破口两边的肉，两边各耷拉一块肉，然后撬进牙内把经文抠去，我已经被他们打的死去活来。值班主管警察罗坚叫黎小平、张丽把我拖去教育堂。

我全身都是血，躺在地上。罗坚拿着两个铐，叫她们俩人一人铐我的一只手，拖到对面的铁窗顶上吊铐起来，然后还用搅蚕豆的大木棍猛打我的空肚、大腿和手。张丽边打边骂：今晚我准备打死你，顶多再加二年刑。黎小平边打耳光边骂我，我的脸肿的眼都陷进去了。天快亮了，她们擦完血迹，伪装现场，又把我转移到走廊的值班室。恶人罗坚打电话叫特警宋某来再加酷刑折磨我，我把嘴里耷拉的肉叫那男警看，还叫他看了身上的伤，毛警说我把刘春琴的手咬断了，叫我包她医药费一百五十五元，说我只有一百五十元了，还欠她五元。纯属捏造坑人！

恶警到五监开会说我咬断了刘的手，大法弟子李连春发言要看实伤，揭穿了恶警的谎言。大会无结果而散。同修们一再要求见我，邪恶不让见，还花言巧语骗大法弟子和肖平

科长。肖平科长叫李永娥倒水给我洗去血迹，在队长办公室我叫肖科长看了我身上的伤，我说大法弟子看经文没错，我伤成这样需要请假休息，那些监护人和三个队长都不同意，肖说去看医生，医生说是打伤的就准假。肖领着三个队长和李永娥进门诊，李走在前面给医生递了个眼色，我去后向医生讲了真相，医生明白了，肖科长批准了七天假。

邪恶变着花样迫害我。批准我假的当天晚上，肖到五监开会，说什么：“刘大菊的伤也许是打的，也许是碰的。”批评了张丽。事后二个月恶警科长李春辉把我叫到科长室，说我的伤是病的表现，张丽和黎小平作证说是我咬断了李春辉的手。她们无中生有，为迫害编造谎言。晚上在五监会场，摆了很长的桌子，桌子上有铐子、电棍一类的东西，还坐了七、八个红脸警察。恶警李春辉编造了一套假话后，又叫来假证人，我理直气壮的站起来发言，恶警李要铐我，我说：“你们用权力和势力是永远压不倒真理的！”“我真心希望你们不要再对大法犯罪，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是要偿还的。”我正念很足，我说：“你们用了各种各样的酷刑，你们有枪，但是你们永远也压不倒拥有真、善、忍真理的人！”我大声的讲着真相，不知不觉参加会的那些人全部走光，肖科长来了说：“对不起刘大菊，我来晚了。”第三次会就这样散会了。

“一群狼吃一只羊”

二零零六年十月五日，值班员老陈喊：刘大菊接见。又是假话，我一下楼看见站了两个警察，手上拿着铐子走到房后，警察暗示眼色，生产纪委贺柏林（女）领着七、八个人走过来，把我的头猛的按下，一块脏臭的布堵住我的嘴，拉的拉，推的推，把我推进了黑窝洗脑班。周灿踩着法轮功的血迹往上爬，升为科长级，郑队装红脸、毛队装白脸，纪委贺容、黎平、王珂、莫平、刘彩红，她们都是精选的心狠手毒的特殊人物，她们自己都说这是“一群狼吃一只羊”。五个人轮番监守看着我。

贺容叫来七、八个人把我双脚用绳子紧紧捆绑起来罚站，第二天开始蹲下，共蹲了六天六夜。六天内不准睡觉，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双脚肿的象水桶，五个人轮番二十分钟一班，不准闭眼睛，一闭眼值班人肖爱香就拿牙签挑眼皮。他们还要我背读什么“行为规范”，还逼我写污辱师父的话，我坚决不写。她们就对我施以铐背宝剑铐。邪恶贺容、黎平在我耳边大喊师父的名字进行污辱，就这样熬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背宝剑铐铐在铁床的柱子上，我右手腕骨头被铐碎了，逼我写保证书，还逼我承认咬断了刘春琴的手。

酷刑和重刑折磨了我六十天，我只剩又黑又瘦的一副骨架。出监时邪恶周灿找我谈话，我问为什么要逼我承认不真实的事？我心里想，我要活着走出监狱，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救度众生，我要做我该做的三件事。我于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回到家中。